

李滌盞著

舞臺上的歷史人物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滌垣著

舞臺上的歷史人物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五五三一

舞臺上的歷史人物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二角正

著者 李 滌 璽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校對人：吳瑞華 黃鳳娟

序

余櫟（曲園）嘗在蘇州留園的樂樓題有一副聯語。上聯是「一部廿四史衍成古今傳奇、英雄事業、兒女情懷，都付與紅牙檀板。」在這悠悠歲月，茫茫大地之上，古往今來正上演着不盡的離合悲歡。中國人是一個非常重視歷史紀錄的民族，善以昭後，惡以警世，故以史爲鑑，可知興替。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在他巨著「文明史」第一冊即驚嘆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中國有這麼多的歷史學家，也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著作能比得上中國如此繁富。」筆者對文史哲學夙懷雅趣，私衷景慕，面對繁碩浩博的文化遺業，令人目不暇接，成爲公餘休閒生活的良伴，澄澈了我的心田。

最近數年來讀書的習慣，隨着年齡的增長，由謀衣食的社會科學逐漸轉移到怡悅情性的人文學，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喜好情尤獨鍾，又很自然地由唐宋詩詞流覽到元曲，從而窺及元、明、清三代的戲曲創作——雜劇、傳奇以及民間的通俗演唱文學，感到精美華茂，如同錦繡珠璣，「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王國維語），對社會教化之功能，無殊於經史子集，而傳世的名劇佳曲，要以歷史的故事題材爲多，這是由元雜劇以來就已形成的傳統，蓋在異族高壓統治之下，讀書人青雲無路，沉鬱下僚，乃寓聲歌以寄意。遠譬近指，褒貶美刺，借古諷今。所以「歷史的舞臺」與「舞臺的歷史」所指說表現的常不一致。青史幾行名字，北邙無數荒邱。人一旦停止了呼吸，不久就蓋棺論定，但復現再生於紅

豔艷之上的歷史古人，其思想、感情、言行、性格以及故事情節，則受到編演者的認知、藝術修養，以及觀眾的愛憎與共鳴，產生種種變化，突出於歷史之外。明·瞿佑「剪燈新話」裏有一首詠「皮影戲」的絕句：

「南瓦新開影戲場，堂堂燈燭照興亡，

看看弄到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

漢高祖劉邦和呂后是創業垂統成功的帝后，而逐鹿失敗自刎烏江的西楚霸王項羽和虞姬，却在舞臺上長期受到觀眾的喝采和同情，「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王安石「讀史」），歷史與戲劇所反映的人生，萬戶千門，各顯殊相。華嚴經說：「猶如紫鏡相照，衆鏡之影，見一鏡中，如是影中復現衆影，一一影中復現衆影，即重重現影，成其無盡復無盡也！」其中言筌妙諦，要在讀者細心尋繹體會。

舉一些淺明的例子，三國時蜀漢的關羽，生前只是劉先主劉備的一員部將，但死後超凡入聖，由人而神，至今廟祀百世，香火鼎盛；另一個代表公正廉明的宋代包拯，在舞臺上和關羽一樣擁有一黑一紅全國統一專屬的臉譜，他在陽世打龍袍，剿駙馬，在陰間鬧五殿，審判官。包拯在歷史上的確是一個好官廉吏，但他生時未出將入相，死後才獲贈禮部尚書。讀王夫之名著「宋論」卷四「論仁宗」，歷數當時的名臣，就未提到包拯。包青天明鏡高懸的故事，是在小說與戲劇世界裏發展成長的。連威鎮三關家喻戶曉的楊六郎延昭及其家族的英勇功業，也是舞臺的超越於歷史的。

這也不是說所有的歷史都是信而可徵，戲曲都是野史卮言，衆所週知的絕代佳人西施、王昭君等，歷史之所載都有或多或少的疑問；而簡冊記載每嫌疏略的社會史，在傳統戲曲中反而保存着大量的原始材料

——當時人的語言、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自文學欣賞的角度來看，古典戲曲是中華文化的瑰麗寶庫，傑出的作家如關漢卿、馬致遠、孔尚任等，他們的傑作在世界劇壇亦有其崇高的地位，絕不遜於莎士比亞，吾人妄自尊大不可，亦不可妄自菲薄。我們是歷史洪流裏一個過客，大地舞臺一名觀眾和演員，應自歷史和舞臺的鏡子裏，省察前人的教訓，盡自己的本分，肯定並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清代著名雜劇作家楊潮觀在他成名作「吟風閣雜劇」的卷首，題有一闕詞：

「百年事，千秋筆；兒女淚，英雄血。」

數蒼茫世代，斷殘碑碣。今古難磨真

面目，江山不盡閒風月。有晨鐘暮鼓

送君邊，聽清切。」

如上所云，就是筆者寫作本書的動機，希望經由本書的介紹，引起讀者欣賞古典戲曲的樂趣。這是我出版的第十本書，但談歷史與戲劇的則是第一冊，此書之能夠出版，飲水思源，應該感謝的太多：首先我感謝長官同仁給我一個良好而安定的工作學習環境，其次感謝內子安排一個和睦而寧靜的家，第三感謝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文壇先進朋友對我的鼓勵，最後我衷心感謝商務印書館給我出版的機會，這一個歷史悠久、名揚海內外的文化出版事業，當我垂髫之年，即已心儀，實深以為榮。世上書籍浩如煙海，余嘗長夜讀書自娛，非干利祿，「早歲讀書不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蘇轍——省事），書中借引他書者均註明出處。但自省誤謬及仁智互見之處恐所難免，至懇專家碩彥惠予教正。

此序執筆於乙丑中秋，是夕不雨無月，新店碧潭風景勝地，山隈水隅，人車塞途，笑語喧嘩竟夕；翌

日十六，月華皎潔，燦如白晝，波光潋灩而遊人稀少，余獨上高崗，微感秋意，憶及王國維「浣溪紗」下半闕：「試上高峯窺皓月，偶開天眼覩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念天地之悠悠，思古人之不見，歲月如流，人生如戲，爲之慨然！

李澤望 寧遠 謹序

目 錄

自序	一
一 秀色掩今古的西施	一
二 漢元帝和王昭君	七
三 身後是非誰管得	一六
四 空城計真有那回事嗎？	二六
五 由人而神的關羽	三二
六 張飛的兵法和書法	四一
七 遙想公瑾當年	四五
八 三國的三個美人	五一
九 從來俠女出風塵	五八
一〇 秦瓊和尉遲恭	六八
一一 李隆基與楊玉環	七四
一二 舞臺上的盛唐詩人	八一

一三	江州司馬青衫濕·····	八八
一四	西廂記的文學與愛情觀·····	九五
一五	紫釵記與人面桃花·····	一〇九
一六	十年一覺揚州夢·····	一七
一七	劉知遠與李三娘·····	二五
一八	代父從軍花木蘭·····	三三
一九	傳誦古今的楊家將·····	三八
二〇	活在舞臺上的包青天·····	四四
二一	梁山水寨的三位兄弟·····	五四
二二	文藝所塑造的岳飛形象·····	六二
二三	時窮節見垂丹青·····	六九
二四	遊龍戲鳳話正德·····	七七
二五	唐伯虎點了秋香嗎？·····	八三
二六	鄭應龍打嚴嵩·····	八八
二七	當年粉黛何處笙簫·····	九五
二八	福臨 冒襄 董白·····	一〇二
二九	關於雍正帝的傳說·····	一〇八

三〇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一一五
三一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一二三
三二	妬情的戲劇與故事.....	一三〇
三三	誰拋了繡球？.....	一三七

秀色掩今古的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浣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閒。皓齒信難開，沉吟碧雲間。勾踐徵絕艷，揚蛾入吳關。提攜館娃宮，杳渺詎可攀？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

唐·李白·西施

談中國歷史上的美人，勢必想到「秀色掩今古」的西施。夏代有施氏之女妹喜，殷代有蘇氏之女妲己，周幽王之寵妃褒姒，固然都是國色天香，可是在歷史角色形象的分類裏，都被歸納於禍水的妖姬一類，而不是以好女子登場，但西施却被公認為我國古代最著名的美女，這一點應無疑義。

孟子「離婁」篇：「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註：「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

莊子齊物論：「厲與西施」。郭象註：「厲醜而西施好。」

墨子親士篇：「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

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春秋時代好幾位大思想家，提到美色時一致以西施作為美女的代表，即使這些篇章（如墨子親士篇）

是後人僞託的，但古時確有一個美女名喚西施。

那麼這一個「豔色天下重」的西施女士，是否就是「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住在館娃宮裏以美色蠱惑吳王的越國女間諜呢？這一點我們缺乏足夠的論據可以證明。因爲我們不能在當時的歷史記錄，如左傳、國語裏找到西施的芳蹤，甚至在西漢司馬遷所寫史記裏也沒有西施的情影。史記「越世家」對范蠡的事迹寫得相當詳細，說范蠡以二十餘年的光陰幫助勾踐滅吳一報會稽之恥，北渡江淮提兵以臨齊晉，號令中國，共尊周室，完成霸業。以有鑑於勾踐可共患難而不可同安樂，乃急流勇退，變更姓名，飄然遠引，耕於海畔，爲商於陶，累致於富，異事軼聞，鉅細無遺。其夫人亦爲一智慧不出中人的女子，如果是西施，司馬遷必標而舉之。這樣我們可以了解，在漢武帝以前還沒有范蠡進西施的傳說，西施與勾踐復國的故事也沒有牽連。

勉強可以牽連附會的，是「國語」的「越語」裏，在「勾踐使文種行成於吳」的一段提到文種的話：「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古代戰爭失敗的一方，不能保有子女玉帛，以美女獻與勝利一方的王朝，是常見的事。但其中並沒有提到女子的姓名，更沒有提到西施。

將西施引入歷史並渲染成間諜角色的有兩本書：「越絕書」說「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吳越春秋」說：「越王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此書不但提到西施，且有一個美女鄭旦，並受三年的事業訓練。我們知道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於夫椒，是西元前四九四年的事，而「越絕書」的作者袁康，

「吳越春秋」的作者趙曄，是西元後三、四十年的東漢初年時人，他倆根據什麼而能知曉過去五百年的史事，只有一個理由，這兩本書是歷史小說而不是信史。

至於「拾遺記」所說：「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吳……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這一冊書則是西元三六〇年左右的前秦（苻堅）方士王嘉所杜撰，去吳越當時已經八百多年了。這樣我們就會了解到今天國劇「西施」這齣戲，西施小姐在出場時的道白：「奴家西施，小字夷光，苧蘿人也。」的由來了。

吳越戰爭的故事是歷史上很好的教訓，其中興衰成敗的道理是後人值得作為龜鑑的。在這二十多年歷史過程中，有臥薪嘗膽志切興復的勾踐，有志滿而盈驕奢淫佚的夫差，有忠誠為國的文種，有含冤受屈的伍子胥，有貪鄙賣國的太宰嚭，有深謀遠識的范蠡，有美艷如花的西施，忠奸賢愚智不肖，構成人物上強烈的對比，而興滅繼絕亦為歷史上的奇迹。很自然地成為詩人懷古的詩材，劇作家編寫戲曲的題材，西施就是在文藝作家筆下孕育長成的。

在戲曲上最早以西施故事為內容的，要算宋代董穎所編寫的「道宮薄媚」大曲（見曾糙的樂府雅詞），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看到較長的一篇「大曲」。所謂「大曲」照宋史「樂志」說，一共有十八個樂調，四十支曲子。再依據陳鵬在「樂書」上的說明：「優伶常舞大曲，唯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為容，踢足為節，其妙串者，雖風騫鳥旋，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後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鼙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拘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勢俯仰，百態橫生。」可見「大曲」就是歌舞劇，為詩詞至戲曲的過渡產物。

董穎的「薄媚」由「排遍第八」填起，接著是「排遍第九」、「第十擲」、「入破第一」、「第二虛催」、「第三袞遍」、「第四催拍」、「第五袞遍」、「第六歇拍」、「第七袞袞」，一共十遍。這是南北曲的先河，其中第一遍的「排遍第八」就是總敘吳越戰爭的大意，西施爲曲中的主要人物。

（排遍第八）：「怒潮卷雪，巍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興悲？不爲回首舊國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即中深機。闔廬死，有遺誓，勾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無計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邱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此曲「第十擲」寫西施的入吳，是出自文種的謀略，並由范蠡訪求而得。「第六歇拍」則敘西施的下場。

（第六歇拍）：「哀誠屢吐，甬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鑊紅委，鸞存鳳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尚望論功，榮歸故里。降令曰：吳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正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娥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西施在完成滅吳的任務之後，竟是「越與吳何異？」「從公論，合去妖類」，結局與楊玉環一樣被縊而死，這是「紅顏禍水」的陳腐念頭。到了明末清初流寓揚州的徐石麟（一作石麟），寫了一本「浮西施」的雜劇，說范蠡功成之後欲飄然引退，想西施爲一妖婦，留在越國終是禍根，於是載西施至江中，舉其舊罪，喻之以理，使其自沉於江。最妙的是清代的單本（字槎仙）他寫過一本「蕉帕記」，是說青年龍驤和他情人胡弱妹的戀愛故事，忽有一個白狐狸精是西施死後所化，煉丹三千年，欲得男精練成丹丸，於是幻

化爲胡弱妹來勾引龍驤，此劇毫無藝文價值，舉此可見有些人還是將西施視爲姐己一樣爲妖狐的不祥之物，但現在以西施爲「妖」的似乎愈來愈少了。

今天多數人對西施都有較美好的印象，而且成爲美麗女子的代稱，如「豆腐西施」之類。不但如此，且以西施是愛國英雄，得到更多人的同情讚美。究其原因，我們不得不提到明代崑曲大家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所作的「浣紗記」。王世貞詩：「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蝸亭雜記」並說：「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由於梁辰魚妙解音律，而「浣紗記」一劇幾將吳越戰爭故事全部編寫在內，在劇情發展上將范蠡與西施安排爲一雙情侶，爲了雪恥復國而將西施獻與吳王，歷經生聚教訓，勾踐終於破吳興越，范蠡功成身退，載西施泛舟五湖，飄然遠去，這是西施故事中最好的結局。

此劇中的「回營」（第七齣），「養馬」（第十三齣），「打圍」（第十四齣），「進美」（第二十八齣），「採蓮」（第三十齣），到了清末民初在劇場上仍在演出，今日國劇裏的「西施」劇情還是大部份沿襲「浣紗記」的。

「浣紗記」的缺點是故事複雜，角色頗多，所以徐復祚的「曲論」評爲：「關目散緩，無骨無筋，全無收攝。」其佳處在於音律與崑腔相合，曲文亦優美可誦，茲介紹最末一齣「泛湖」結尾處幾支曲子，以供欣賞：

（南錦衣香）：「你看館娃宮荆榛蔽，響屧廊莓苔翳，可惜剩水殘山，斷崖高寺，百花深處一僧歸。空遺舊迹，走狗鬥雞，想當年僭祭，望郊臺淒涼雲榭，香水鴛鴦去，酒城傾墜，茫茫練瀆，

無邊秋水。」

（北收江南）：「呀！看滿目興亡真慘悽，笑吳是何人越是誰？功名到手未嫌遲。從今號子皮，從今號子皮，今來古往不許外人知。」

（南燦水令）：「採蓮涇紅芳盡死，越溪吳歌慘悽，宮中鹿走草萋萋，黍離故墟，過客傷悲。離宮廢，誰避暑，瓊姬墓冷蒼煙蔽。空園滴，空園滴，梧桐夜雨。臺城上，臺城上，秋夜烏啼。」

（北清江引）：「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論興和廢。富貴似浮雲，世事如兒戲，唯願普天下做夫妻都是咱共你。」

崑曲是南曲，至以北曲寫西施故事的有與梁辰魚同時的汪道昆（字伯玉，安徽歙縣人），他是嘉靖進士，曾官兵部左侍郎，所作「五湖遊」也是鉸范蠡載西施泛舟歸隱的故事（見盛明雜劇），明末清初是南曲的天下，汪道昆此曲係北曲，其影響力自不及「浣紗記」了。

古人對西施之美無具體的描述，我們或許只能從詩經「碩人」，宋玉「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的文字中去了解古美人的標準，雖然仍只是一個朦朧的概念，但經由漢晉的小說家，唐宋的詩人，元明的戲劇家，不斷充實並豐富她奇詭故事的內容，已漸漸具象化，除了少數有歷史癖的書呆子，大家都相信她是吳越戰爭中最傑出的美麗女間諜了。

漢元帝和王昭君

漢家天子鎮寰瀛，塞北羌胡未罷兵，猛將謀臣徒自貴，蛾眉一笑塞塵清。

唐·汪遵

漢高祖劉邦以布衣持三尺劍，誅暴秦，平內亂，開創漢家四百年基業，開國之初北向匈奴即受挫於平城（山西大同），乃用嬰敬的和親計以資羈縻，其後冒頓單于且無禮到寫信向呂后求婚，后亦容忍不與計較。歷經文景二帝，到了漢武帝才轉和爲戰，張騫通西域，衛青、霍去病的北征，都是歷史上的大事，但漢武連歲用兵，「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漢書食貨志），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年），李廣利北伐大軍全師覆沒，武帝始罷輪臺（新疆省境）之戍，與民休息。昭宣之世，尚稱昇平，元帝即位（名爽，宣帝之子。西元前四八—三三年），匈奴復請和親。班固漢書有如下的紀事：

「竟寧元年（西元前三三年）春正月，匈奴虛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虛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嚮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陲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牆字昭君爲閼氏。」（元帝本紀）

「黃龍（漢宣帝年號，西元前四九年）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